

歷史，是不能忘記的

1985 年 5 月，是戰勝希特拉（也譯：希特勒）法西斯四十周年。但是據說在某些「慕尼黑啤酒館」式的角落裏，還有把戰勝法西斯的節日看作哀悼日的人。

人的是非、愛憎、哀樂，其不同，有如是！

原來遺老遺少並不是我們獨有的「國粹」；納粹的第三帝國也自有它的餘孽。

今天的孩子們，也許已經不知道五十二年前柏林菩提樹下大街廣場上有過一個火光沖天的焚書之夜；¹ 也許只是

1 1933 年，希特拉上台後，鼓動大學生「對抗非德意志精神」，統一思想。同年 5 月 10 日，柏林大學生自發於劇院廣場（Opernplatz，1995 年更名倍倍爾廣場 Bebelplatz）焚燒超過二萬本「意識不符」書籍，被認為是日後大規模排異化、屠殺猶太人的開始。

從影片《王中王》(*L'As des as*) 看過有關 1936 年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軼事奇聞；也許完全不能想像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焚屍滅跡和克拉古耶瓦茨 (Kragujevac) 的血洗屠殺；也許對英格麗·褒曼 (Ingrid Bergman) 自述她在柏林不肯舉手高呼「萬歲，希特拉」，只不過付諸一笑；甚至就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50 歲以上的人，也把那些逝去的歲月僅僅當作過眼雲煙了。然而，卻不知世上至今仍有人哀納粹之敗亡，痛狂瀾於既倒，不勝懷舊，時唱挽歌呢！

德國作家沃爾夫 (Friedrich Wolf) 在希特拉上台不久後的 1935 年寫的劇本《馬門教授》(*Professor Mamlock*)，很早就曾介紹到我國來，由金山同志主演過。劇中的猶太醫生馬門教授在受到迫害以後痛悔自己原先對法西斯主義的猖獗漠不關心，留下這樣的警句：「在應該鬥爭的時候放棄鬥爭，就是犯罪！」面對十年動亂中封建法西斯的猖狂肆虐，每念及此，多少人曾經心弦震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今天是否還會麻木遲鈍，以致貽悔於將來呢？

德國納粹化不過十二年，而四十年後還有遺老遺少為納粹招魂。那末林彪、江青等前後為害十年，以野蠻的暴力和蒙昧的個人迷信，摧毀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影響至深且巨，如火延燒，如水滲透，能輕易地說餘毒業已肅清了嗎？

況且，文革的流毒中又纏裹着半個世紀以來的「左」的影響，還有兩千多年皇權專制主義（包括一百多年「半封

建半殖民地」)的殘餘，並沒有廓清無遺。歷史的渣滓一時借助於「左」的載體，一時又作為對「左」的懲罰，多方面侵擾着社會政治生活，毒害黨風，銷蝕民氣！每個朝代，每一種被推翻的社會勢力，都有自己的遺老遺少。重要的在於我們要使今天的「七斤」和「六斤」²們腰杆挺直，徹底否定文革，肅清「左」的流毒，堅持開放和改革，不為一切的「風波」所動。

為此，必須讓今天和明天擔當改革主力的青少年一代了解中國的歷史、世界的歷史。文革中適應篡改歷史和培育一代愚民的需要，中小學的歷史課都廢除了。不「知古」也必然昧於「知今」；一定要懂得歷史發展的趨勢，懂得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才能明敏地辨別新歌和舊曲，「左」調和正聲。這也是一件百年大計。在這方面，文教工作者和各方面的思想工作者有不可忽視的責任。

對青少年來說，歷史，是不能忘記的。

對教育者來說也一樣：歷史，是不能忘記的！

1985年4月1日

2 魯迅短篇小說《風波》裏的人物，小說裏人物以出生體重命名，祖母「九斤」，生兒「七斤」，孫女「六斤」，故九斤老太總嘆說「一代不如一代」。

希特拉焚書六十周年

1933 年 5 月 10 日接近午夜的時候，柏林大學對面的菩提樹下大街廣場上火光沖天，大約兩萬冊具有世界聲譽的德國和外國作家的作品付之一炬。

曾經滄海的今日讀者，也許以為兩萬冊書微不足道。把別的城市同樣景象裏燒的書加上，就不止兩萬冊了。

威廉·夏伊勒 (William L. Shirer) 著《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中引用希特拉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 (Joseph Goebbels) 在焚書現場說的話：「在這火光下，不僅一個時代結束了；這火光還照亮了新時代。」

這次焚書發生在希特拉當總理後約四個半月，它是一個象徵，一個信號。

1933年2月27日發生了國會縱火案，第二天希特拉就利用此事，使興登堡總統（Paul von Hindenburg）簽署了一項「保護人民和國家」法令，規定為了預防「危害國家的暴力行為」，可以在「法律限度以外」，「限制個人自由，限制發表意見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結社和集會自由；對郵件、電報、電話進行檢查；對搜查住宅發給許可證件；發出沒收以及限制財產的命令」等等。所謂「危害國家的暴力行為」，是指希特拉捏造的共產黨威脅，其實真也冤枉了共產黨；當時德共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曾把社會民主黨當作主要政敵，形成對納粹黨的實際支持。

1933年3月23日，德國議會通過所謂授權法——《消除國家和人民痛苦法》，拱手把立法權力交給了希特拉。這項法律規定內閣制定的法律由總理起草，「可以不同於憲法」。從這一天起，希特拉成為全國「合法的」大獨裁者。

接着，在納粹的大事記上，就是以焚書為標誌的文化納粹化，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把德國文化納入納粹的控制之下，不得越雷池一步。1933年9月22日，設立由戈培爾掌管的統一的德國文化協會，下設美術、音樂、戲劇、文學、新聞、廣播、電影七個協會，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從事這些職業的人都必須加入有關協會，服

從管理。因「政治上不可靠」而被開除出會或拒絕入會的人，生計也就被剝奪了。「不僅必須由國家決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發展路線，而且還必須由國家領導和組織各種專業。」誰是「國家」呢？當然首先是希特拉、戈培爾，然後是他們的「文化」爪牙們。每一本書或者劇本的手稿，都必須先送戈培爾掌管的宣傳部審查，經它認可後才能出版或者上演。德國戲劇協會主席是個名叫漢斯·約斯特（Hanns Johst）的失敗劇作家，他曾公開大言不慚地說，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這個字，他就想掏出左輪手槍來！——原來是一批仇視文化的「文化」官員。

每天早晨，柏林各報編輯和地方報紙記者齊集宣傳部，由戈培爾或他的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1934年內有一個時期，戈培爾和納粹的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都要求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一位魯莽的周刊編輯埃姆·韋爾克把這話當了真。他指責說，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使得報刊乾巴巴。他的《格魯恩郵報》立即被勒令停刊三個月，他本人則被戈培爾撤職，送到集中營去了。

戈培爾親自主持的焚書大典是得到過狂熱的學生們的合作的。德國從小學到大學，很快就納粹化了。希特拉《我的奮鬥》一書被奉為「教育方面絕對正確的指南星」，所有

教師都得宣誓「效忠和服從阿道夫·希特拉」。

在科學方面，有個亞琛技術學院（編按：現稱亞琛工業大學）的威廉·繆勒（Wilhelm Müller）教授在《猶太人和科學》（*Jewry and Science*）文中把發明相對論的愛因斯坦當作「頭號惡棍」。柏林大學的路德維希·皮勃貝克教授，認為愛因斯坦是「一個外來的江湖術士」。萊納德教授（Philipp von Lenard）則說「這個猶太人」的「猶太物理學是一種幻覺」。於是他們大搞其「德國物理學」、「德國化學」、「德國數學」了。

1934年8月，興登堡去世，軍隊支持希特拉把總理、總統、三軍統帥集於一身，第三帝國進入全盛時期。這時德國經濟復蘇，失業減少，在一次公民投票中有九成人表示接受這個恐怖的獨裁政權。

希特拉從1933年焚書到1945年焚屍——據《百科簡編》（*Micropædia*，也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希特拉和情婦自殺前「兩人遺囑死後均火焚」——不過十二年。從1945年至今，又是四個十二年過去了。雖於歷史的長河只是一瞬，我們畢竟經歷了很多，相隔六十年的時間和千萬里的空間，回首希特拉焚書的前前後後，多少看得會清楚些。希特拉者，固一世之梟雄也，而今安在哉！

1993年5月3日

反法西斯（I）

二戰結束那一年我 12 歲。在日本人的統治下過了八年，耳目都堵得死死的。暑假裏日本投降，人們開始大聲說話，一下子出了不少報紙，書攤上也有了沒見過的新書。就在那時我知道了有個艾青寫了一本詩集《反法西斯》。最使我幼小的心靈震撼，不能自己的，是其中一首〈人皮〉。日本兵從一位中國農婦身上剝下皮來晾在中國的土地上。詩人發出了悲憤的控訴。

反法西斯！在當代，還有什麼口號能像這一聲，發自億萬人的肺腑，又引起億萬人的共鳴嗎？

後來，我常想，在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大張「法西斯」的旗鼓以前，法西斯現象早已存在了。歷史上一切對內專制鎮壓、對外窮兵黷武的，不就是法西斯麼——德意日軸心國及其意識形態的祖師爺、難兄難弟或徒子徒孫，也就逕稱之為法西斯不是恰如其份麼？嚴謹的歷史學家也許不同意，可礙不着我們這麼說。

這一回去大連，我本無心訪古，卻還是隨着朋友們到旅順踏訪了日俄戰爭的遺跡。日俄兩國在我們大好的國土上鏖戰，兩萬多中國和平居民無辜見殺，還不算後來日本統治時期屠殺的數字。死者已矣，今天只剩一座萬忠祠作紀念了。

1983年夏，朔望先生和我先後過旅大。¹他留下一首《日俄戰爭炮台廢址口占》給我：

一艦從容出北東，海山爭碧異時同。斑斕殘壘遲兵氣，揚抑清歌失遠風。石柱欺天人子死，金州展野菽梁空。百年好景生岩電，欲過朱門哭萬忠。

1 編按：即現大連市；旅大市取旅順、大連各一字得名，旅大市先後被俄國日本佔領，1981年改稱大連市。

我步韻和了一首：

黃海西頭虎尾東，兩間寧與舊時同？雲橫水立吹秋雨，石破天驚唱大風。已拒虎狼千里外，曾經兵燹萬家空。斜陽多事歆殘壘，八十年都一望中。

十年一瞬，今年已是日俄戰爭九十周年，又恰恰是中日甲午海戰一百周年了。在不健忘的人來說，一百年前猶如昨日！

此番沒去萬忠祠。聽說最近又挖出一些遺骨，連同煙袋鍋子一類遺物；這些平民百姓的尋常物件，日本兵是不屑一撿的。在旅順博物館看到唐鴻臚井碑記的照片，原件據說至今仍存於日本皇宮。日本派遣軍裏是頗有一些內行與識貨的文職專家的。六十六米高的白玉山塔，是日本人 1907 年驅使兩萬多中國勞工所修建。不死於日本的槍口下，也還要在日本監工的皮鞭棍棒下為奴隸。登上用中國人的屍骨堆成的塔頂，四望海天蒼茫，回顧百年風雲，又憶起日本不斷有政壇人物呼號於上，右翼暴徒回應於下，篡改歷史，為日本在侵略戰爭中對中國人民、亞洲和世界各國人民所犯的罪行辯護、掩蓋以至推諉罪責……我不禁從心底罵出聲來：「法西斯！」

在我還不知道有法西斯一詞的時候，就知道什麼叫國恥了。一連串的國恥紀念日，標誌着各個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蠶食鯨吞，侵我國土，侮我人民；而近百年來